



【文史】

# 石葆元与古建旌表坊

◆石普水

【小说】

## 挽联奠仪

◆朱亚夫

近日，县城老城区一院弄内发现一处古建旌表坊。我到原址去察看，石坊，原文是：

“石柱嶙峋扬苦节，聚祠清静祝长生”。上联题写为：嘉庆辛未年孟夏月谷旦，下联落款：同怀弟葆元顿首拜撰。嘉庆辛未即公元1811年，距今211年。

查阅新版民国《宿松县志》，书中1032页《烈女传》“旌表节孝”中有如下记载：“石氏，张隆弼妻。年二十六岁夫歿。孝事孀姑，好行善事，抚承褫子灼人成均。守节四十五年。嘉庆十三年旌。”

又查看相关《石氏族谱》：“石

之琮，女三，长适监生张兴运子隆弼，旌表节孝坊并建好善乐施坊。”

县志家谱都证实了这个旌表节孝建坊的真实性，而且她应该还有一个好善乐施坊。我想对这个节孝坊中所涉及的人物作一点介绍。石之琮，2018年5月龙湖公园发现四楹并列身穿朝服古墓群的主人，他四个儿子，三个女儿，石葆元是最小的儿子，节孝坊表彰的是他的大女儿。所以石葆元落款称“同怀弟”。

石葆元是宿松石氏科举考试中成绩最好的一位，在该榜中排名“二甲第三名”，也就是全国第六名。他从小聪明好学，石氏族谱说

他“母梦月而生”，“十三人邑庠，十五食廩，十七由选拔登贤书”。嘉庆乙丑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文颖馆纂修。庚午，任贵州乡试正考官。他从小体弱多病，任内因劳累过度鼻子流血不止，“两足置黄酒器中，危坐披阅不倦”。可见他的敬业精神。

石葆元是孝子。正当他事业如日中天时，因为母亲常年生病，父亲年老体弱，三个兄长均去世而“乞养归”，回家服侍双亲，“杜门弗出”尽孝20余年。这期间他给大姐亲笔撰写了词切意深的对联，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察院弄的珍贵遗迹。

石葆元乐善好施。他置田数十亩，为本族近支备荒用。捐金数百以培家塾。道光辛卯年大灾他“捐数千金佐官赈”。松滋书院以荒产废而停课，他“捐金四千，永为束修膏火资”。

道光丙戌，应邑大夫邵正阶之聘，石葆元主修宿松县志。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道光《宿松县志》。在修志过程中，他们采访本县奉行特别显著民间流传甚广的自汉代以来数十人，奏请朝廷予以表彰。同时又搜集了大批妇女立志守节却没有报告朝廷予以表彰均一一汇集上报朝廷。后来都写入《宿松县志》。道光癸卯，石葆元自己以乐

善好施得旌表，得到朝廷的表彰。

他博学多才，以诗文、书法成就最显著。在翰林院期间担任武英殿文颖馆纂修官，负责编辑本朝臣工所进歌颂词赋，精心校勘，登其有关箴规讽谕者。因为工作勤勉加二级，记录二次。他诗文以醇正为宗，有一字未安，必推其功尽善为止。工楷法，偶取片纸作字，必裁截方正端谨书。楷书妍秀谨严，起草亦整齐完好。曰：即此验存心敬，肆未可率也。著有诗文集共六卷，临摹手书楷法共九卷。他的著作都保存在清怡馆，后被太平军付之一炬。今天发现的这旌表坊是难得的真迹。

候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西北乡的小村，正是雨滋槐叶翠，风过藕花香。舞燕来青瑛，流莺出建章。长孙媳刘桂菊本打算去城里给刚考上高中的大女儿租一处可以更好读书的房子。一大早起来，却发现自己的婆奶奶没有像往常那样，比自己起得更早。连忙推开房门直奔婆奶奶床前，只听老人喉咙里咕咕作响，怎么呼唤都管理不了。急忙一场惊呼，顿时就惊动了全屋场。还没等120赶到，老人便安静地走了，享年89岁。

家中顿时就乱成了一锅粥，幸亏当大事件的物什衣帽鞋袜香纸冥品三年前就已置备齐全，一样样伸手就是。但按照县里最近的规定，治丧期限不得超过3天。一家老小本来都是极爱面子的，大门头上还被村里挂上了“五星文明户”的红牌，是个人见人夸的积善之家。一下子那些散在天南地北的至爱亲人怎么找得齐？老奶奶好福气好心肠，谁都想怎么也得见上这最后一面。倘若放在过去大操大办倒用不着着急，再少说也得十天半月，花个十万八万。这回可不行了，当家的长子长媳也都60多岁了，急得像两只热锅上的蚂蚁，你看着我搓搓手，我看着你叹口气。望着老娘慈祥的遗像，全没了主意。

村里红白喜事理事会的老朱老王过来了，市里下派挂职的小黄书记也过来了。屋场坐落在一处竹苞松茂的山湾里，门口是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河，对面有一口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当家塘。水塘周边的稻田里，秧苗已经发棵拔节，像是小学生习字的方格簿，葱绿整齐煞是养眼。天蓝得水汪汪的，闪烁着宝石的莹光。成群的白鹭在稻田里踱步觅食，在竹杪松枝上小憩，在绿水青山间飞翔。一上午过去了，老奶奶的丧事办理，这才有了一个统一的意见。按照传统，天上雷公大，地上舅舅大。在专程前往老家婆家“送信”，征得诸舅同意后，长孙虽然情非所愿，还是颤抖着双手强忍着悲伤，在微信群发出《沉痛讣告》，称：“奶奶治丧时间仅限三日，无论亲疏远近，抵家否，均以挽联行奠仪，一概拒收财礼。时间仓促，奔丧吊唁者或会昼夜络绎，特改传统桌餐为自助餐，烟酒自便。无论识字多寡，挽联均须自拟自念。时急不周，望诸亲深谅，愿逝者心安！”微信毕，禁不住大放悲声，在场者无不号淘恸哭。亲恩深似海，寝苦枕块蓼莪诗诵；懿德重如山，泣血捶胸风木衔悲。

讣告甫出，闻讯者或子或孙或婿或甥、舅表姑表姨老表……一个个含悲忍泪，老奶奶在世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衣一食、一颦一笑、一呼一唤、一针一线、一风一雨、一苦一乐、一容一貌、一情一状……一幕幕历历在目，一桩桩宛然如面。所谓慎终追远，忽然间齐上心头。在年过半百的子女心里，娘是个苦娘。孙子外孙们的心里，天下的奶奶都没有我家奶奶好。一辈又一辈的亲戚堆里，奶奶贤德人人夸夸个个景仰。为了表达各自心中奶奶永远会离去的刻骨铭心，老老少少彻夜难眠，查辞典，翻家谱，点百度，告先生，直恨刘项当年不读书，眼下是茶壶煮饺子，肚子里有嘴里倒不出。最后的挽联工作与不好与不好，心里想说的话说得妥妥，意思表达得准不准，全都顾不得许多了，但奶奶终其一生安身立命的慈悲，为人处世的宽厚，待人接物的和善，勤俭持家的美德，生儿育女的恩情。在这回挽联自拟的追思里，都被这些身后相亲相爱的每一个人，真正地明白了，永远地记住了。小黄书记亲眼目睹了这感人的一幕，深有感触地说：“道德自在人心，只是有时候没有被唤醒。礼失求诸野，许多美好的东西还有待我们去发掘。”

三日期至，全村老少蜂涌而至，争相目睹这场“挽联奠仪”。门前小河呜咽，田间莲鹭啼啭。孝子跪泣声声啼血：“母仪可则辉彤管，晨昏怎叫儿一滴一泪；婺宿况茫寂肃帟，朝夕谁说母如生如存。”孝婿叩泣字字溅泪：“母德实难忘，忆当年，相夫教子，谊切情殷，且上事以孝，律已伦恭，下事以惠，百般贤良，那堪慈竹风摧，永著芳名推九族；婚罪真何诉，愧昔日，爰女苦母，累极艰辛，犹生未尽养，抱憾殊深，殁未尽礼，一朝藐躬，从此萱草凋零，空流血泪恨千秋。”孝孙虔诚诚恳，好半天止不住颤栗，在场者无不泪洒如雨，只听那声音颤抖着：“追思祖母，得孙恩重如山，天天捧负提携，饥为食，寒为衣，病为求医，惟期奶寿绵长，岂意今朝突变；瞻仰遗容，灵前泪飞作雨，日日赖寻哭喊，家无踪，外无影，嬉无逗玩，可恨阎罗夺速，忍教童稚空悲。”致祭者依次趋前，灵堂里风过无声，大家都深深地沉浸在小暑时节无边的葱茏之中。没有鼓乐喧天，没有鞭炮震地，大门两边白底黑字的挽联倍添肃穆：“老夫人百行典范，何须羽客求解；众儿孙千般努力，不教士读苦经。”

老人走了，众人散了，而关于这场“挽联奠仪”的佳话，却引起村里人多日热议，尤其是那些年过花甲古稀的大爷大娘们，一个个显得很上心。张大爷说，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多少年来有谁听懂过几句？李大娘说，道士办法鬼混唐朝，闹来闹去都是活人遭罪。而朝头夕尾，田间地旁，大家见了面都少不了说上几句，要什么破狸狸转，搞么事超亡尚祭，人死如灯灭。哪如这样好，一来留下了念想，二来少花了子孙的辛苦钱，留下做什么不好，非要拿来活活败掉？多少年了，本来看着就心疼。

老奶奶这样安安静静地走，真是让人好生羡慕。



【诗歌】

# 红绿灯下

◆许韧

## 红绿灯

风刮过宿松  
拉起虚妄的口袋  
将长街，树木，车流  
红绿灯填进缝隙  
光怪陆离循环往复的转换  
时间与规则得以展现  
这平凡灿烂  
可以燃烧亦可以腐烂的人生  
停止或移步向前  
灵魂承重的光线  
引导我们一生  
而我已经穿行在雨里  
陪你几个周期亦如几个轮回  
收集这些发光的事物  
心跳加快一次  
将美好  
一半给你  
一半给我

## 斑马线

贴近地面一些  
更贴近竹杖，芒鞋  
烟雨，生平  
你我每次相遇  
都萍水相逢行色匆匆  
相忘于江湖  
打马烟云里  
脚蹶与疾驰一样殊途同归  
俗世的气息日益消瘦  
汽笛轰鸣  
奔赴山海脚步  
又跨过星辰笼罩的终点  
每一条黑白相隔的线  
仿佛黑夜相隔的白天  
对于时间尽头的窥视  
灿烂的景致一晃而过  
当你迈开脚  
便到了彼岸

## 安全带

有的束缚在于形体之外  
有的枷锁禁锢灵魂  
渴望挣脱的心  
一露头，深渊便向你凝视  
你肋骨的清香比燃烧的青草  
更容易警觉  
古老的夜色里悲怆而清醒  
通向幸福的路途  
这根被生活无数次碾压的细绳  
敲打过人心  
是敬畏的祭坛  
上面盛满笑颜，飞鸟，炊烟  
风雨趋近  
命运随意  
这根稻草  
请你紧紧握着

## 头盔

骑车的人保持一种姿势  
蝴蝶扇动翅膀  
飞过灯火阑珊的街道  
短暂失忆的鸟  
暗哑啼鸣  
在辽阔的大地虚设孤独  
昂起的头颅心怀敬意  
裸露的原罪是异教徒的血  
泼洒在黎明之前  
而头盔  
是迎江寺一声高过一声的木鱼  
十万个梵音  
烟熏火燎的芸芸众生  
平安喜乐



荷田 神圣 \ 摄

梅雨的来临也有前奏，天沉、云翻、风清、气闷。一如鲜花，花期到了，自然盛开。瞧这梅雨，落在窗前，叮叮咚咚，款语喧哗，落地有声。劈开窗帘，玉珠成串，洁白晶莹，或閃动、或直泻，飘逸跌宕。天地相接，荷塘飘香，田野吐绿，锦绣江南。

清晨，我坐在窗前读电子版《红楼梦》，黛玉葬花，我正沉浸在葬花词的凄艳伤感中。突然手机响了，朋友发个语音告知，她要远行，完成一个使命。朋友是一位著名画家，应邀作巨幅山水画。又因是本土人，彼此相互欣赏，大家都有种牵念。她对我说梅雨季节到了，实时调节，注重保养。一句话饱含万水千山的情意，音频高出雨声的分贝。就像这梅雨，清清爽爽，美轮美奂。我便轻柔一笑，只当是温暖的保存。此时，一滴雨穿过纱窗，飘落在我脸上，婉约清凉，我敲击键盘写下：愿您一路顺风，祝创作成功！保重！

【人生】

# 父亲的手推车

◆吴金旺

把时光倒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诉说一段那尘封已久的父亲与手推车的故事。那时，我们村里开办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缸瓦窑厂，算是村里重点扶植的支柱企业。窑厂专门生产甗、瓮、钵、罐、炉子、水缸等，这些窑货是当时人们居家过日子必需品。生产这些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是一种黏性较强的泥巴，这种泥巴要到窑厂东边约3里路的王家河田畍上去运。

当时，父母生养有六个孩子，经济条件很差。为了供养孩子，改善经济条件，父亲便利用窑厂配置的独轮手推车运送泥巴，常年为窑厂生产备料。从王家河田畍出发，经过村部、王家老屋，最后到窑厂，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父亲就是沿着这“四点一线”来回地奔跑。

在王家河的田畍里，父亲用锄头把泥巴挖进土箕，再倒入手推车上安放的两只篾篓里，每只篾篓里每次都要装载两三百斤重的泥巴。泥巴装好后，父亲就把车辮子往颈脖子后面一挂，两手紧握车把手，推着车，直往窑厂上赶。

那时没有水泥路。路上杂草丛生，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手推车常常是行走在路中间一条蛇形的“路中路”上，就像一条醉汉一样走得摇摇晃晃的。精明的父亲时刻保持警惕，小心翼翼地紧握着车把

梅雨，在南方是很有情调的，一把油纸伞，粉色的小花，撑开夏天炽热的风晴。那时母亲晒霉，将家里所有的箱柜搬出来，我瞪大眼睛翻找，除了樟脑丸的迷人香气，唯有那把油纸伞点亮我童年物质生活的羽翼，我打着伞便觉永远春暖花开。于是每年盼望梅雨，梅雨一走，母亲就又晒霉，我又能玩油纸伞，只知道那伞很漂亮，同村其他人家没有。长大后才知道油纸伞雅致天成，历久弥新，积淀并传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悠久文化。还有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梅雨，有时也恼人，如孙悟空变脸快，一会阳光灿烂，一会又雨点霏霏。譬如晾晒衣服，刚晾出去，雨来了，等你把衣物搬回家，太阳又出来了，如此三番两次，就再也不去关注，顺其自然，倒也忽然开朗。霉不清自来，家里里边角，湿漉漉的，长出的小毛毛还昂首相挺胸的，花花草草长小斑，郁闷呢，青石板发出幽幽的光，细细青苔露头角。这时，你要提防着，平日里多行举手之劳，变相安无事。

窗外，一帘梅雨，喋喋不休，它含蓄幽深，褒贬有度，它润熟了梅子，引来了盛夏。

【美文】

# 一帘梅雨落窗前

◆郑怡

百斤重的沙子推上来的。听母亲说，有一次，车子突然失控，径直往后退。父亲猝不及防，车把手瞬间下沉触地，就像一个魔尊瞬间用两手着力按住父亲的肩膀一样，父亲的身于被强力压了下去，双膝跪倒在地上。他一时喘不过气来，半天不能动弹。等到缓过神来，父亲便又拼命把车子推上去了。我当时听了，心里为之一震，同时庆幸父亲并无大碍。

父亲很朴素。头上常年戴着一顶麦草帽，脚上穿的是解放鞋，一年要换两三双。有时鞋的第一足趾前磨破了洞，他仍然舍不得丢弃。直到出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洞时，他才舍得扔掉。有时为了防滑，为了省钱，他就干脆穿母亲自制的草鞋。

在我心中，父亲是一位永远的英雄。他那坚忍不拔的意志、吃苦耐劳的精神、勤俭踏实的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不竭动力，我们将会一直传承下去。

父亲很朴素。头上常年戴着一顶麦草帽，脚上穿的是解放鞋，一年要换两三双。有时鞋的第一足趾前磨破了洞，他仍然舍不得丢弃。直到出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洞时，他才舍得扔掉。有时为了防滑，为了省钱，他就干脆穿母亲自制的草鞋。

父亲很朴素。头上常年戴着一顶麦草帽，脚上穿的是解放鞋，一年要换两三双。有时鞋的第一足趾前磨破了洞，他仍然舍不得丢弃。直到出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洞时，他才舍得扔掉。有时为了防滑，为了省钱，他就干脆穿母亲自制的草鞋。

在我心中，父亲是一位永远的英雄。他那坚忍不拔的意志、吃苦耐劳的精神、勤俭踏实的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不竭动力，我们将会一直传承下去。